

做图书馆的常客

仇进才

朋友曾问过我，为什么经常去图书馆看书。“手机上也能看啊，专门跑去图书馆多麻烦呀。”“因为我没钱啊。”我笑着说道。他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，于是我解释道：“在手机上看期刊和报纸，很多是要订阅和付费的，如果想学富五车，就先要财富五车。但是在图书馆里，这些都可以免费取阅。”

比如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当代》等大型文学期刊，《意林》《南方周末》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等杂志，在图书馆里往往可以找到前一个月甚至是当月的版本。坐在木质的沙发上，用一下午的时间，像泡一杯茶一样，泡一篇小说慢慢品着，直到暮色唤醒了腹中空荡的饥饿感，于是就连回家的路上，心灵深处都会留有余香。

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说出口，那就是阅读需要特定的氛围。我曾经订阅了某份文摘类的杂志，一年12期，但是一直到年末，我只看完了三期，甚至后来连快递的袋子都懒得拆了。繁忙的生活挤占了太多的精力，让可以用来学习和吸收知识的细胞常年处于疲惫状态，即使闲下来，也宁愿散步、垂钓，而不是纠结小说里的剧情或是思索诗歌里的隐秘。

但是在图书馆，当一列列书架排成队型，一本本书或卧或立，一叠叠报纸悠闲地从夹子里下垂时，空气中便多了一种名为宁静的负氧离子。它们像是君子隐逸的竹林，让人忘记手机里拥挤不堪的消息，把泥沙俱下的思绪沉淀下来，让脑海获得额外的光合作用，能够重新容纳一些柔软的、清灵

的、温暖的事物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图书馆里的时光是二维的。它只存在于字里行间，在米色的纸质平面上，任何悬浮在半空的灰尘、喧嚣，全都是另一个时空里的存在，二者井水不犯河水。

图书馆里，有很多人在自习。有的在备战高考，有的在复习期末考试。他们也是为了这如晨曦般安宁却又生机勃勃的氛围而来，此刻，思绪可以保持易受孕的状态，灵光涌现，思维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与打开。在他提笔的时候，无数本书都在含笑凝视。

来图书馆，可以有目的地找书看，去寻找某一份既定的答案，疏通如鲠在喉的困惑。这时图书馆就是一家药店，每个人来此求药，治疗自己的疑难杂症。也可以毫无目

的地漫游，等待一份惊喜的邂逅。看自己喜欢的书，并不一定要对自己有所提高。这时，图书馆就成了花圃，我们行于陌上，无论所往，都是在花香的氤氲之中。可以把它理解成对时间的一种善待，相对于加工利用与填充，善待时间既成全了它的自由，也让人摆脱了被逼迫的状态。

有一句流行语，“西瓜只吃最甜的那一口”。此时，你也可以读书只读最喜欢的那一篇，这是图书馆给人的底气和纵容。

在图书馆里，有很多老人，他们有的戴着帽子，有的则露着光头，戴着老花镜，但都坐在桌前，聚精会神地读着报纸。手里握着那薄薄的报纸，读着的是他们的青春与回忆。这些上个世纪留下来的文化载体，是他们在精神家园里最眷恋的乡愁。

而看着这些花甲、古稀之年的老人，还在坚持读书看报，就像是在朝圣的路上看见了同行的人，心中又怎能不升起深深的敬意与感动？

往后余生，我也将和他们一样，成为图书馆的常客，用阅读丰富生命，直至我也像书架一样，胸怀万象、博古通今，却又甘于平凡、乐于解惑。如果天堂也是人间的形状，那我相信在天堂之中也有一座图书馆，荫蔽着千万年的岁月，无尽的智慧在馆顶镶嵌成璀璨的星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

名家故事

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，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。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第一奇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巴金说：“我第二次住院治疗，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，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，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。我坐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但并没有打瞌睡。我的脑子不肯休息。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，一些作品，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，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。”

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。这样有许多好处：

(1)不受条件限制，可以充分利用时间。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：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，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，当时没有电，也没有蜡烛，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，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道，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，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。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

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。他说：“要是允许我写日记，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，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。人们会奇怪：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，加上锁，封闭了十年，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？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，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。”这两个事例说明，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 的情况下都可以“读书”。

(2)温故而知新。通过回忆，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，就像牛反刍一样，能进一步消化吸收。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，新的认识，新的收获。

(3)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。巴金说：“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，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……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，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。”一直到死，人都需要光和热。”

「记忆」读书法

画“寻”古意

本报记者 邱杨

“要说自己的绘画之路，开始于升学，后来变成了工作，时间久了成了习惯，现在它应该算是我的生活了。”与别的书画家把兴趣变工作不同，霍邱籍画家李琦认为，他的绘画生涯是从“工作”到“生活”。

3月29日，记者来到霍邱县见到了李琦。作为霍邱县一中的美术老师，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几乎被绘画填满。1975年出生的李琦擅长中国画，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美术系，是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现任安徽省工笔画协会理事，六安市教育书画家协会副主席。

两位人生导师

在李琦20多年的中国画生涯中，有两位“人生导师”对其影响颇深。一位是他学生时代的美术老师刘俊逸。李琦告诉记者，这位老师学识丰富、造诣精深，对诗文书画都颇有研究，曾入丹阳正则艺专吕凤子门下系统学习中西绘画，后来回到霍邱县任教。初中时，受到老师美术教学影响，对绘画产生了兴趣，之后一直跟随他学习诗文书画，后来走上绘画专业之路，也与这位老师的影响离不开。

在绘画领域里，绘画作品与文化修养是密不可分，一部优秀的绘画作品不仅是作品形式与绘画技巧的完美统一，也是艺术家价值观与文化修养的完美体现。这个观点是刘俊逸老师教给李琦的，也是同样作为一名美术老师的李琦，在美术教学中传授给学生们的。

“另一位对我影响深的是清代安徽籍画家渐江（弘仁）。渐江擅长山水画，他的画，特点我觉得是‘静穆’，这种静穆感我非常喜欢。”李琦说，大学时代，他常常流连于安徽省博物馆的浙江绘画作品展区，在大师画作中摸索、学习中国画技巧，感悟画风，后来慢慢对这位画家的生平经历产生兴趣，对其人也有一番研究。其既尊传统又主创新的艺



绘画作品(二)

术风格，师法自然，对李琦的画作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浓淡相生画风清新

李琦的工笔、写意兼擅，画作墨彩浓淡得宜，虚实相生，山水画清逸出尘。他的中国画，复古气息甚浓，画风清新雅致、意境悠远。浓淡相生，层次丰富的线条与墨色相交融，显得润



李琦在创作



绘画作品(一)

泽华滋高雅，山水多以线条造型，幽秀旷达，具有诗意。

画作《雪霁访梅图》，多以细线勾勒，线条犹如春蚕吐丝，表现出皑皑雪山的雄强之气。山与山层峰叠峦、路与路曲径通幽、树与树枝繁交错，房屋矗立山下、茅舍亭立院中，人与天地之间和谐相处、悠然自得的情境展现画中。其山水画《白马尖》描绘大别山主峰地貌，其形似天马飞腾，一峰独秀，群山俯首。山上古木葱郁，婆娑多姿；清泉激流，交响成韵。画风清气润，用笔劲健，曾在我市友好城市——德国汉堡城市“六安文化周”活动中展出。

多年来，李琦的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展览，并在敦煌美术馆、中国画家邀请展、安徽省庆祝建国50周年美术作品展、安徽省第四届中青年美术家作品双年展、“红烛颂”全国教育系统美术作品展等比赛或展览中获奖。

画中的人文情怀

融诗心、诗境于画境，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。王伯敏先生在《中国绘画史》序中指出：中国画与文学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。诗画合一的传统，自古有之。“很多画作都是因古诗词而起，先作诗后画画，画中有诗，诗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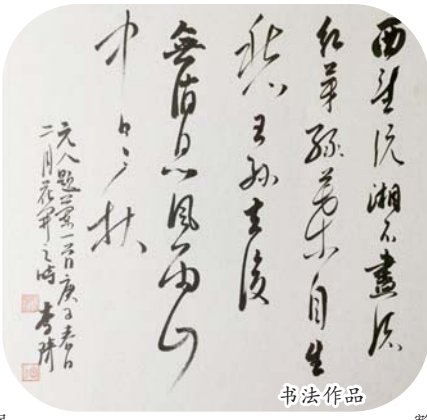
有画。”李琦说，有时读到一首古诗词，被诗中的意境打动，就会突然来了灵感，提笔为诗作画。借助手中的画笔，将自己理解的诗歌意境外化。

多年来，李琦一直在努力地追寻着中国画的精神世界，体会中国画的人文情怀。而现在有的人学中国画，只有状物写景，而缺乏人文内核，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，“画家的文学修养，可在他的画作中体现。”

绘画之余，李琦还爱好书法，以行书见长。“还有句话叫‘书画不分家’，我的绘画也受书法的影响。”李琦说。书画同源源于象形，均发挥毛笔的作用，很多绘画中的技法都出自书法中来。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能给人以气贯脉通、神采飞扬的艺术感染力，需要书法家悟一万通，豁然有悟。作为画家

也是一样，通过对物象的描绘融入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，在绘画中妙得灵感，情景交融地表达在画中，使作品神韵生动，更富有艺术生命力。纵观历代的书画家，他们的作品都渗透“书画同源”的元素。

以书法为骨干，以诗境为灵魂，诗、书、画同属于一个境界。也正是因此，李琦在画中国画时完全抛开了西画的影响，坚持传统，坚持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，追求着中国画所要追寻意象和情趣的本真表达。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

书法作品

有关电影的记忆

严敏

周末带女儿去影院看电影，两张电影票，一份零食套餐，总共花费103元！就这，女儿还嘟着小嘴不高兴，说没有买价格更高、附送玩具的套餐。

直到影片结束，我依然在纠结着票价：一场电影的花费，都超过两天的家庭开销了，买点肉吃难道不香吗？可看着女儿坐在柔软宽敞的座椅上，开心地吃着零食，带着3D眼镜兴奋地观赏着科技感十足的影片，又觉得似乎物有所值，但也不由感叹，时代发展的真快！回想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情形，却是“同样的电影，不同的观影”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小时候在农村，家里电都没有，平时唯一高级别的娱乐，就是趴在桌子上听着略带杂音的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。最大“视听享受”则是赶上村里谁家娶媳妇或是添孙子的喜事，请放映队放电影了。

每次放映队来之前，主家都会在本村放鞭炮，随着喜庆的鞭炮声和孩子们奔走相告，不一会儿消息就传遍了本村及附近村子。放电影的这天，犹如盛大节日的前夕，家家户户都提前备好晚饭，关好鸡鸭、收好粮食，孩子们更是兴奋得很，早早写完作业，帮大人把家收拾好。

太阳还没落山，一切就已准备妥当，村里平坦开阔的打麦场上就是“露天电影院”，两根木杆上已经挂起了白色的银幕，大喇叭挂在一边的杆上，一张桌子上摆放着装有放映机等设备的箱子，桌腿上绑根竹竿，顶端挂着灯泡。迫不及待的孩子们手拎着小板凳或扛着长条凳，早早涌向麦场，抢占有利位置。随着夜幕降临，田野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忘记了疲劳，吃过简单的晚饭，或洗把手直接从蒸笼里拿个馍，呼朋唤友地从四面八方向电影放映场涌去，村里的小路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。

“露天电影院”内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打着晚上电影播放的内容，或是讨论庄稼的收成，那些大姑大姨们则交流着谁穿的衣服款式好看。最开心的是小孩们，在这自然的“游乐场”内，草垛就是滑梯，两棵树之间拴根绳子就是秋千，麦场周边低矮些的树则是最好的攀爬架。

场内还有些挑着担子的小摊贩，扁担搭在两个架子上，一盞马灯挂上面，桔黄色的灯光覆在瓜子、花生、针线包等小商品上，摊主都是一些年龄稍大的老人，凑着灯光精确的添减称盘上

的物件，待摇晃的秤砣稳定，称杆平衡，再仔细地数着深色秤杆衬托下泛出金光的星花。家庭富裕的人家会让孩子去买些瓜子花生吃，讲点心的女孩掏出一块手帕包着瓜子，邋遢的男孩则对着称盘扯开衣服口袋，任小口袋被撑得鼓鼓囊囊的。

晚到的和邻村赶来看电影的，抢不到好位置就只能站在最后面了，没带凳子的就在麦场上拽一把秸秆当座垫，带小孩的大人就把孩子扛在肩上，等候电影开演。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放映员挤进人群走向银幕下的桌子，满场的眼睛一下子齐刷刷地转向放映员。只见放映员不慌不忙地打开箱子，取出放映机架好，开始在银幕上调试镜头。几个调皮的孩子便跑到放映机前面去，拼命的在镜头前举起手臂摆造型，银幕上便出现几个张牙舞爪的投影。

调试好镜头安上胶片，伴随着配乐，电影开演了，场内顿时安静下来，大小眼睛都聚焦在银幕上，随着电影剧情的起伏，场内时不时会跟着惊叹与欢呼。

电影散场了，很多天以后大家还不时地议论着影片的故事情节，一些电影中的台词一度会成为“年度热词”。孩子们最爱模仿的是电影里的那些武打动作和抓坏蛋的情节。那个年代，本村放映电影的场次毕竟有限，就常常打听周边十里八乡放电影的消息，只要得到消息，不管路有多远，路有多差，总也挡不住我们看电影的热情和脚步。

如今电影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发展，满足着各种观影者的需求，人们在温度适宜的影院里随心所欲地观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吃最美味的零食，尽情享受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丰硕成果。但在内心深处，空旷的麦场、白色的银幕、追逐嬉闹的孩童、昏黄灯光下提着称杆数星花的摊贩都是我最大的精神慰藉，也是我记忆中最怀念的时光。

艺影流芳

本版责任编辑：邱杨 邮箱：qiuyang164@126.com

承印：皖西日报社印务有限公司